

蘇、黃訂交考

劉昭明* · 黃子馨**

〔摘要〕

蘇軾一生的交遊，目前可考知的約有一千三百多人。其中，蘇軾與黃庭堅之交遊極引人注意，是研究宋代文史的學者必然會注意的一個重要課題。蘇門四學士之中，黃庭堅性行最佳，文藝成就最高，最獲蘇軾看重，堪稱是「蘇門四學士」之首。逐漸的，黃庭堅的聲名在「蘇門四學士」中異軍突起，進而與蘇軾並列。蘇、黃並稱，傳誦千年，本文以史證詩，以詩明史，詩文互證，析論蘇、黃之訂交及相關詩文、史事，蘇、黃不朽情誼肇端於此，值得我們探討。

關鍵詞：蘇軾、黃庭堅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第一作者）

**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共同科講師（第二作者）

收稿日期：2007年10月23日，審查通過日期：2007年11月30日

責任編輯：張高評教授

一、前言

蘇軾一生的交遊，目前可考知的約有一千三百多人。¹其中，蘇軾與黃庭堅之交遊極引人注意，是研究宋代文史的學者必然會注意的一個重要課題。蘇軾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此日已是1037年1月8日），黃庭堅生於宋仁宗慶曆五年（1045）六月十二日，兩人年紀相差僅九歲。蘇門四學士之中，黃庭堅性行最佳，文藝成就最高，最獲蘇軾看重，堪稱是「蘇門四學士」之首。逐漸的，黃庭堅的聲名在「蘇門四學士」中異軍突起，進而與蘇軾並列，在兩人生前已有「蘇黃」之稱，如宋·晁說之《嵩山文集·題魯直嘗新柑帖》載：「元祐末，有『蘇黃』之稱。」²晁說之乃蘇軾故人晁端彥之子，文章典麗，親炙於蘇軾，與蘇軾關係密切，深受賞識提拔，其說可信。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亦載：

趙肯堂親見魯直晚年懸東坡像於室中，每蚤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實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蘇黃」者，非魯直本意。³

雖然黃庭堅謙稱自己乃蘇軾門下弟子，不敢與蘇軾相提並論，其後人卻以「蘇黃」並稱為榮，明載於家傳，〈豫章先生傳〉載：

元祐中，眉山蘇公號文章伯，當是時，公與高郵秦少游、宛丘張文潛、濟

¹ 近人孔凡禮為編《蘇軾年譜》，曾詳盡地編了一份〈蘇軾交遊錄〉，共收入一千三百多人。參見孔凡禮撰，《孔凡禮古典文學論集·寫在《蘇軾年譜》出版之際》（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1月，1版1刷），頁548。本文所引用文獻，於各章各節首次出現時，詳細註明朝代、作者、書名、冊數、頁數、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月與版次，以便覆覈；再引用時，僅註明書名、冊數、頁數，以省篇幅。為統一體例，出版年月一律以西元紀年標記。註釋號碼，統一置於正文或引文標點符號之後。文中出現之人物，除帝王之外，一律連名帶姓，使用全稱。

² 宋·晁說之《嵩山文集·題魯直嘗新柑帖》，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8月，1版1刷），冊130，頁108。

³ 見宋·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頁162。

源晁無咎皆遊其門，以文相高，號四學士。一文一詩出，人爭傳誦之，紙價為高。而公之文尤絕出高妙，追古冠今，燭後輝前。晚節位益黜，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蘇公，謂之「蘇黃」。公嘗遊灊皖，樂山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老人」，天下皆稱曰「山谷」，而不名字之，以配「東坡」云。⁴

在宋朝，「蘇、黃」並稱已明載於史書，如宋·王稱《東都事略·文苑傳·黃庭堅》載：

始，庭堅與秦觀、張耒、晁補之皆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謂之「蘇黃」云。⁵

蘇、黃並稱，傳誦千年，本文以史證詩，以詩明史，詩文互證，析論蘇、黃之交及相關詩文、史事，蘇、黃不朽情誼肇端於此，值得我們探討。

二、蘇軾稱揚黃庭堅

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十一月，蘇軾任杭州通判，被轉運使司徵召，將赴湖州考察估量修築松江堤堰防護工程的利害得失。蘇軾先作〈將之湖州戲贈莘老〉，⁶對湖州之秀麗風光與美好物產充滿嚮往之情，輕快飛揚，詼諧幽默，快樂之

⁴ 〈豫章先生傳〉，見宋·黃庭堅撰，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附錄一·傳記》（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1版1刷），冊4，頁2362。〈豫章先生傳〉乃黃庭堅後人家傳，其異名、性質、成書年代與文獻價值，點校者釋說：「按此傳乾隆本、光緒本《山谷全書》均題作〈宋史本傳〉，然其文實非今本《宋史》卷四四四之〈黃庭堅傳〉。《山谷老人刀筆》亦有之，題作〈山谷老人傳〉。弘治、嘉靖本《山谷全書》則題作〈豫章先生傳〉。按《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六三《黃魯直豫章集》條下節引此傳之文，題為『〈家傳〉曰』，則此傳實為黃氏〈家傳〉。文中有『今上登極復宣德郎』之語，可知寫于徽宗之時，距黃庭堅之卒不久。其所述黃庭堅生平亦較《宋史》本傳為詳實，是其文獻價值實在《宋史》本傳之上。」見頁2363。

⁵ 見宋·王稱撰，《東都事略》（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年2月，未載版次），冊4，頁1795-1796。

⁶ 蘇軾〈將之湖州戲贈莘老〉云：「餘杭自是山水窟，仄聞吳興更清絕。湖中橋林新著霜，

情跳動於字裡行間；沒想到，蘇軾不久續作〈再用前韻寄莘老〉，詩調突然大逆轉，激昂憤慨，鬱悶不樂：

君不見夷甫開三窟，不如長康號癡絕。癡人自得終天年，智士死智罪莫雪。
困窮誰要卿料理，舉頭看山笏挂頰。野鳥翅重自不飛，黃鶴何事兩翼垂。
泥中相從豈得久，今我不往行恐遲。江夏無雙應未去，恨無文字相嬉娛。
(蘇軾自註：「黃庭堅，莘老婿，能文。」)⁷

孫覺字莘老，揚州人，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被逐出朝廷，時任湖州太守。⁸孫覺與蘇軾交好，兩人政治立場相同，遭遇相同，皆因反對新法被王安石排擠，所以蘇軾在詩中毫無顧忌地盡情宣洩自己仕宦不遇的憤慨與不滿，清·紀昀之所以評說：「語太激憤」，⁹正緣於此。到了末聯，蘇軾突然調轉詩筆，捨棄滿腹牢騷，轉為對黃庭堅的稱美與期待。蘇軾如此寫作，乍看突兀，其實不然，因為黃庭堅是孫覺的女婿。黃庭堅〈黃氏二室墓誌銘〉云：

豫章黃庭堅之初室，曰蘭溪縣君孫氏，故龍圖閣直學士高郵孫公覺莘老之
女，年十八歸黃氏。能執婦道，其居室相保惠教誨，有遷善改過之美，家
人短長，不入庭堅之耳。方是時，庭堅為葉縣尉，貧甚，蘭溪安之，未嘗
求索於外家。不幸年二十而卒，殯於葉縣者二十二年。……初，庭堅年十
七，從舅氏李公擇學於淮南，始識孫公，得聞言行之要。啟迪勸獎，使知
嚮道之方者，孫公為多。孫公憐其少立，故以蘭溪歸之。¹⁰

溪上苔花正浮雪。顧渚茶芽白於齒，梅溪木瓜紅勝頰。吳兒膾縷薄欲飛，未去先說饞涎垂。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可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見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1版2刷），冊2，頁396。

⁷ 〈再用前韻寄莘老〉，見《蘇軾詩集》，冊2，頁398。

⁸ 參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孫覺傳》（台北：鼎文書局，1983年11月，3版），冊13，頁10926-10927。

⁹ 見清·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台北：宏業書局，1969年6月，未載版次），頁221。

¹⁰ 〈黃氏二室墓誌銘〉，見《黃庭堅全集》，冊3，頁1386-1387。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黃庭堅十七歲，娶孫覺女蘭溪縣君孫氏。孫氏大黃庭堅一歲，有婦德，極賢慧，深受其敬愛。熙寧三年（1070），黃庭堅任葉縣尉，孫氏病卒於官所，得年二十七。其後，黃庭堅雖再娶謝景初之女為繼室，但他對孫覺的孝敬始終如一，至死不渝。此時，黃庭堅葉縣尉任滿，尚未獲新職，到湖州見孫覺，故蘇軾特地於詩末道及之。蘇軾此時雖未見過黃庭堅，但對其孝行、學養與文章早已有所耳聞，故在詩中以漢代黃香稱譽黃庭堅。事實上，蘇軾於此並非虛美之辭、應酬之語，《後漢書·文苑傳·黃香》載：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¹¹

蘇軾以黃香譬喻黃庭堅，有巧思，極切當，非泛泛虛美之辭、應酬之語，〈豫章先生傳〉載：

公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康州奇之。既孤，從舅尚書李公公擇學。公擇嘗過家塾，見其書帙紛錯，因亂抽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大驚，以為一日千里也。治平中，兩首鄉薦，遂登四年第，調汝州葉縣尉。熙寧中，詔舉四京學官，有司考其文章優等，遂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公事母孝，有曾、閔之行。安康臥疾彌年，公晝夜視顏色，手湯劑，衣不解帶，時其疾痛痲痺，而敬抑搔之，至親滌廁踰、浣中裙云。遭母喪，哀毀過人，得疾幾殆。既還葬，因廬墓側終喪。¹²

對照二傳，家貧力學，事親至孝，博學能文，這些都是黃香與黃庭堅的相似處，後亦同入「二十四孝」之林，故蘇軾以黃香喻指黃庭堅，巧用同姓之典，詩語貼

¹¹ 見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文苑傳·黃香》（台北：鼎文書局，2001年9月，6版），冊4，頁2613-2614。元祐二年，蘇軾在朝任翰林學士知制誥，作〈黃魯直以詩饋雙井茶，次韻為謝〉，首句云：「江夏無雙種奇茗」，其用法與「江夏無雙應未去」相同，參見《蘇軾詩集》，冊5，頁1482。

¹² 〈豫章先生傳〉，見《黃庭堅全集·附錄一·傳記》，冊4，頁2360。

切佳妙，對黃庭堅之孝行、學養與文章極肯定。元祐元年（1086）九月，蘇軾以試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知制誥，曾薦舉黃庭堅自代，〈舉黃庭堅自代狀〉云：

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某官黃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¹³

在蘇門四學士之中，只有黃庭堅曾獲蘇軾薦舉自代，蘇軾對黃庭堅的器重由此可見，蘇軾一生對黃庭堅的稱賞與提拔從始至終未曾改變。蘇軾作〈再用前韻寄莘老〉之時，雖未見過黃庭堅，但已久聞黃庭堅之名，對其之性行、學養與文章有一定的了解，這是蘇軾詩中首次提到黃庭堅，也是蘇軾首次稱譽黃庭堅。不過，此時蘇軾似未讀過其詩文，詩云：「恨無文字相嬉娛」，口氣既遺憾，又期待。蘇軾本以爲自己此次到湖州可以見到黃庭堅，可惜事與願違，蘇軾於十二月到達湖州時，黃庭堅已獲新職，轉赴北京任國子監教授。不過，蘇軾此行終於如願賞讀黃庭堅的詩文，觀文知人，蘇軾對黃庭堅的性行文章極稱美，孫覺更將稱揚、提拔黃庭堅的重任託付給蘇軾。蘇軾也不負孫覺所託，回到杭州後常對人稱譽黃庭堅的詩文，宋·張耒於元豐末作〈與魯直書〉云：「禮部蘇公在錢塘始稱魯直文章，士之慕蘇公者皆喜道足下。」¹⁴因爲蘇軾的稱揚，黃庭堅的詩文漸爲世人所知。此年蘇軾三十七歲，黃庭堅二十八歲。

熙寧七年（1074）九月，蘇軾杭州通判任滿，改知密州。十月行至揚州，孫覺剛好自請罷官在家守祖母喪，¹⁵以秦觀詩詞出示蘇軾。宋·釋惠洪《冷齋夜話·秦少游作東坡筆語題壁》：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中寺。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豈此郎邪？」¹⁶

¹³ 〈舉黃庭堅自代狀〉，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4月，1版2刷），冊2，頁714。

¹⁴ 〈與魯直書〉，見宋·張耒撰，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7月，1版1刷），冊下，頁827。

¹⁵ 參見《宋史·孫覺傳》，冊13，頁10927。

¹⁶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秦少游作東坡筆語題壁》，見李保民校點，《宋元筆記小說大觀》

孫覺之所以將秦觀所作大量詩詞出示蘇軾，無非是想獲得蘇軾的稱揚，使見知於世，此舉與其昔日在湖州向蘇軾出示黃庭堅詩文同一模式。雖然文獻資料未顯示孫覺與蘇軾此時是否論及黃庭堅，然黃庭堅是孫覺的女婿，兩人關係之密切勝過秦觀，所以這個問題的答案應是肯定的。

熙寧十年（1077）正月，蘇軾密州任滿，至齊州，與好友李常相會。李常，字公擇，江西南康建昌人，是黃庭堅母舅，好學強記，為文敏捷，風度凝遠，與人有恩，然遇事強毅不苟合，本與王安石交好，後因極力反對青苗法被排擠出京，時任齊州知州。¹⁷李常與蘇軾交好，對黃庭堅極照顧，蘇軾在齊州李常處賞讀了黃庭堅多篇詩文，對其才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答黃魯直〉回憶說：

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疏者，亦莫得而友也。¹⁸

四年前，蘇軾在湖州初讀黃庭堅詩文已極賞愛，此次「留齊月餘」，¹⁹大量閱讀黃庭堅詩文，對其人其文益加體會、稱美，只可惜蘇、黃兩人此時仍緣慳一面。

蘇軾離開齊州後，行至鄆州，與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相會於汶水之上，蘇軾特地為他吟誦黃庭堅詩。宋·晁補之〈用寄成季韻呈魯直〉云：

湖州太守諸儒長，可獨進賢無上賞。曾語黃公四坐驚，競吟佳句汶陽城。
（晁補之自註：「丁巳年，余謁蘇湖州於汶上，座中為余誦魯直詩。」）²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冊2，頁2166。

¹⁷ 參見宋·秦觀撰，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上護軍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1版1刷），冊下，頁1548。

¹⁸ 〈答黃魯直五首〉之一，見《蘇軾文集》，冊4，頁1522。

¹⁹ 蘇軾〈次韻舒教授寄李公擇〉自註，參見《蘇軾詩集》，冊3，頁832。

²⁰ 宋·晁補之〈用寄成季韻呈魯直〉，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1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6月，1版1刷），頁12833。

晁補之此詩作於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時任湖州知州，故詩中尊稱他為「湖州太守諸儒長」。事隔兩年，往事歷歷在目，蘇軾對黃庭堅詩藝的賞識，令晁補之印象深刻，特地為黃庭堅追述當時情事。經過蘇軾的揄揚，聲譽鵲起，日益為士人所看重。

三、黃庭堅上書獻詩蘇軾

元豐元年(1078)二月，蘇軾在徐州知州任，黃庭堅從北京國子監教授任所上書、獻詩蘇軾。〈上蘇子瞻書〉云：

庭堅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眉宇於眾人之中，而終不得備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愷弟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退，補郡輒上課最，可謂聲實相當，內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為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特所見於一州一國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而晚學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使有之，彼非用心於富貴榮辱，顧日暮計功，道不同不相為謀，則淺陋自是，已無好學之志，「訑訑予既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有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獨未嘗得望履幕下，則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耳。知學以來，又為祿仕所縻，聞閣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幕府在彭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譽斗筲，使有黃鐘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故有數，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之賢者，有以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通草書，故竊取焉。非閣下之豈弟素處，何特不可，直不敢也。仰冀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與我並時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氣候暄冷失宜，不審何如，伏祈為道自重。²¹

²¹ 〈上蘇子瞻書〉之一，見《黃庭堅全集》，冊2，頁457-458。

黃庭堅此信語氣恭謹，態度誠懇，對蘇軾充滿崇敬之情，其中包含三個重點：推崇蘇軾之氣節、事功、學問、文章，一身而兼數難；感謝蘇軾之稱揚，使自己聲譽鵲起，為士人所看重；表達追隨蘇軾，向蘇軾學習的心願。要注意的是，《東坡烏臺詩案·和黃庭堅古韻》載：

元豐二年二月內，北京國子監教授黃庭堅寄書二封。²²

文中，「寄書二封」疑是「寄書一封」之誤。理由是：宋人所見《烏臺詩話》載黃庭堅當時僅作〈上蘇子瞻書〉一篇，如宋·黃芻《黃山谷年譜》元豐元年〈古風二首上蘇子瞻〉條下載：

按《烏臺詩話》載：「元豐二年二月內，北京國子監教授黃某寄書一角。」

²³

《烏臺詩話》即《東坡烏臺詩案》，「寄書一角」即「寄書一封」，黃芻是黃庭堅的諸孫，所著《黃山谷年譜》深受古今學者所肯定，²⁴其載記自有一定的可信性。今日黃庭堅文集雖有〈上蘇子瞻書〉兩篇，然第二篇云：

且聞燕坐東坡，心醉六經，滋味糟粕，而見存乎其人者，頗立訓傳，以俟後世子雲，安得一見之？²⁵

黃庭堅此簡牘明顯作於蘇軾謫居黃州之時，與首篇〈上蘇子瞻書〉非同時所作，而《東坡烏臺詩案》所引簡牘文字俱見於首篇〈上蘇子瞻書〉之中。黃庭堅此次上書蘇軾，文意完足，隨信又附〈古詩二首上蘇子瞻〉，於情於理不須一次連寫二信申明己意，否則未免過於累贅，畫蛇添足。大陸學者孔凡禮初撰《蘇軾年譜》

²² 見宋·朋九萬編錄，《東坡烏臺詩案·和黃庭堅古韻》（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12月，初版），頁15。

²³ 見宋·黃芻撰，《黃山谷年譜》（台北：學海出版社，1979年10月，初版），頁96。

²⁴ 參見黃永曉撰，《黃庭堅年譜新編·自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12月，1版1刷），頁2。

²⁵ 〈上蘇子瞻書〉之二，見《黃庭堅全集》，冊2，頁459。

並不認為黃庭堅當時曾連寫二信給蘇軾，²⁶日後再撰《三蘇年譜》卻加註說：「黃庭堅另一書未見。」²⁷顯然是受《東坡烏臺詩案》所誤導，當更正。

除了〈上蘇子瞻書〉之外，黃庭堅同時又作〈古詩二首上蘇子瞻〉表達自己的傾慕、追隨之心，其一云：

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置官道旁。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

28

黃庭堅此二詩引物連類，託物言志，詩義古奧，藝術技巧極佳妙。首詩專寫蘇軾，起筆以欺霜傲雪、孤芳自賞、有華有實的江梅喻指蘇軾，以凡俗的桃李喻新黨政敵，反襯蘇軾之傲岸不屈，有才有學。清·陳衍《宋詩精華錄》評說：「次句言亦出求仕也。」²⁹所言雖不假，然未免流於淺易。所謂「託根桃李場」，雖指蘇軾之出仕，然黃庭堅作意不僅如此，與首句「江梅有佳實」不能撕裂，不能個別解析，須上下合觀始得其情。日後蘇軾謫居黃州作〈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云：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

30

蘇軾此詩以清幽孤獨的海棠自比，以滿山盛開的桃花李花比喻凡俗之徒，以彼襯

²⁶ 參見孔凡禮撰，《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2月，1版2刷），冊上，頁390。

²⁷ 見孔凡禮撰，《三蘇年譜》（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1版1刷），冊2，頁994。

²⁸ 〈古詩二首上蘇子瞻〉，見宋·黃庭堅撰，任淵、史容、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1版1刷），冊上，頁7-9。

²⁹ 見清·陳衍評點，曹中孚校注，《宋詩精華錄》（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3月，1版1刷），頁259。

³⁰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見《蘇軾詩集》，冊4，頁1036。

己，以桃李反襯海棠，其作法與黃庭堅「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相近。二詩合觀，黃庭堅詩的寄託之意昭然若揭，呼之欲出，再無爭議。緊接著，黃庭堅詩筆一轉，感歎蘇軾遭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政敵忌妒排擠，誣告構陷，無法在朝廷安身，幸有宋神宗恩遇保全。所謂「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清·陳衍《宋詩精華錄》評說：「言失時而太酸」。³¹蘇軾此時雖未獲朝廷重用，然官拜徐州太守，政績卓著，築長堤，拒洪水，起黃樓，拆霸王廳，獲宋神宗降敕獎諭，賜錢發粟，黃庭堅〈上蘇子瞻書〉譽稱：「立朝以直言見排退，補郡輒上課最。」因此陳衍以「失時」二字評論黃庭堅的詩意與蘇軾的處境，進而譏諷黃庭堅詩語陳舊，不知世事，太過寒酸迂腐。陳衍此種評論，吹毛求疵，洗垢索癩，反而無法探驪得珠，無法精準掌握關鍵詩意，遠不如宋·任淵的解說：

《漢書·李廣傳·贊》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借用，言江梅為桃李所忌。《文選·樂府》曰：「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此用其意。白樂天〈有木〉詩曰：「風煙借顏色，雨露助華滋。」《文選》江淹〈上書〉曰：「大王惠以恩光，願以顏色。」此用其字。下皆倣此。詩意謂：東坡見嫉於當世，獨為人主所知耳。³²

任淵對黃庭堅此詩的作法與作意確實掌握得很精確，所謂「人主」指宋神宗，「當世」指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政敵，宋神宗曾數度要重用蘇軾，卻屢遭王安石阻撓破壞。今略加考述，以彰明詩意。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二月，蘇軾守完父喪，還朝，遭王安石打壓，只得一閒差，以殿中丞、直史館授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四月，詔議更改學校貢舉法；五月，蘇軾上〈議學校貢舉法不當輕改〉，所論深獲宋神宗賞識，即日召見，欲令其同修新法條例，遭王安石反對。六月二十七日，張方平奉詔舉薦蘇軾為諫官，王安石反對，未成。八月十四日，蘇軾擔任國子監舉人考試官，出題譏刺王安石專權獨斷，兩人的嫌隙日益加深，王安石打壓蘇軾不遺餘力。十月七日，司馬光奉詔舉薦蘇軾為諫官，遭王安石反對，未成。十一月，宋神宗欲令蘇軾修起居注，此職務與皇帝極親近，王安石必欲阻止此事，竟厚誣蘇軾於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扶喪歸蜀夾帶蘇木入川販售。熙寧三年二月，

³¹ 見《宋詩精華錄》，頁259。

³² 見《山谷詩集註》，冊上，頁7。

宋神宗欲任命蘇軾為進士殿試考官，遭王安石反對，改任編排官。五月，范鎮奉詔舉薦蘇軾出任諫官；一旦蘇軾擔任諫官，擁有議政、糾彈的重權，勢將糾舉新法與新黨的缺失，王安石將永無寧日，新法的推行將嚴重受阻。王安石害怕此事成真，決定予蘇軾致命一擊，遂重施故技，深化罪名，唆使姻親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彈劾蘇軾扶喪歸蜀，利用公家舟船、兵卒運售私鹽，企圖一舉摧毀蘇軾，讓其遭受先杖責再流配異鄉的嚴厲罪罰。從熙寧三年八月五日到十月底，幾近三個月的時間，王安石勞師動眾，大張旗鼓，全力追查，鬧得沸沸揚揚，卻查不到蘇軾任何違法的行為。蘇軾運售私鹽之事純屬厚誣，而所謂假公濟私，差使調借兵夫，也不過是眉州兵夫赴京迎迓新任知州，順道送蘇軾回京還朝罷了。最後，蘇軾不但洗刷了冤屈，王安石與謝景溫的狠毒心計也大白於世，受到世人的譴責。期間，范鎮連上五疏，以自己的仕宦，辯明蘇軾的清白，維護蘇軾的人格。司馬光亦極力為蘇軾辯護，認為謝景溫乃王安石之爪牙，而蘇軾乃質樸無華、剛正清白之士。王安石的狠毒令司馬光不寒而慄，謝絕宋神宗的重用，乞求外放以免禍。王安石與謝景溫以運售私鹽誣陷蘇軾時，蘇軾未曾公開上書自我辯明冤屈，其內心卻感到憤憤不平，這種不滿的情緒在寫給堂兄蘇不疑的書信裡表露無遺。本來，蘇軾對外放守郡還有所顧忌，擔心自己若外放守郡，不肯奉行新法，必遭王安石迫害。但到了此刻，蘇軾自知王安石決不肯讓自己在朝廷立足，遂自請補外以避禍，此舉正合王安石之意。王安石以運售私鹽誣陷蘇軾雖未竟全功，但先讓蘇軾當不成諫官，再讓蘇軾自請離京，也算是有所斬獲。以蘇軾的資歷，外放例當作知州，然王安石擔心蘇軾不肯奉行新法，刻意打壓，擬令其通判潁州，幸賴宋神宗眷顧，才得以通判杭州，³³這就是黃庭堅「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所寓託的深沉詩意。不僅黃庭堅心疼蘇軾的遭遇，蘇軾本人對自己的遭遇更是憤恨不平，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作〈杭州召還乞郡狀〉回憶說：

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憂去官。及

³³ 以上相關史事，參劉昭明、黃嘉伶撰，〈王安石誣陷蘇軾運售私鹽始末考——兼論蘇軾與程之才之恩怨情仇〉，見《文與哲》編輯委員會編輯，《文與哲》，第7期，2005年12月，頁209-249。

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禪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並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急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³⁴

以史證詩，以詩明史，詩文互證，蘇軾此段自述正是黃庭堅〈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其前一幅詩語的最佳註腳，黃庭堅對蘇軾的心性、氣節與遭遇確實有深入的了解，《宋史·蘇軾傳》亦評說：

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³⁵

蘇軾來自於遠方的四川，一鳴驚人，具有廊廟之才，如鹽梅和羹，可以調和鼎鼐，輔佐君王，治理天下，安邦定民，卻未受到執政者的重用，甚至不得不乞出避禍，先出判杭州，再知密州、徐州，遠離權力中樞，大才小用，蹉跎光陰，無法施展報負，不僅蘇軾自歎「天涯傷淪落」，³⁶連黃庭堅也為其抱不平：「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置官道旁。」這幾句詩把蘇軾之出蜀求仕、才高學富、被排出京、出守外郡的半生際遇摹寫得很貼切，很真實，可見黃庭堅對蘇軾的立身行事確實有很深刻的

³⁴ 〈杭州召還乞郡狀〉，見《蘇軾文集》，冊3，頁911。

³⁵ 見《宋史·蘇軾傳》，冊13，頁10817。

³⁶ 宋神宗熙寧七年，蘇軾離杭赴密，於潤州作〈醉落魄·席上呈元素〉云：「尊前一笑未辭卻，天涯同是傷淪落。」見宋·蘇軾撰，鄒同慶、王中堂編校，《蘇軾詞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9月，1版1刷），冊上，頁123。

認識，此際修書獻詩亟欲拜入蘇門決非偶然。末尾，黃庭堅詩筆一轉，由窄往寬，轉而安慰蘇軾說：「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梅實雖不獲青睞，然梅幹高聳，梅根深植，屹立不搖，傲岸不屈，無損於美好的本質，宋·任淵釋說：「君子之於世，視其所立何如，不在遇不遇也。」³⁷所言甚是！蘇軾〈沁園村·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亦自述：「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³⁸一個讀書人最重要的是保有美好的性行，至於是否為帝王權貴所重用並不是首要的考量，這也不是自己所能掌控。黃庭堅作〈古詩二首上蘇子瞻〉，首詩借物喻人，除了稱美蘇軾的才學人品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表達了對蘇軾政治遭遇的憐惜、不平與慰勉，如此寫來便不同於一般應酬阿諛之作，不至於寬泛乏味，針對性更強，專為蘇軾而作，不能移易於他人。

黃庭堅〈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其二云：

長松出澗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自性得久要，為人制頽齡。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病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鑿國，何用大早計。小大材則殊，氣味固相似。³⁹

黃庭堅此詩先稱美蘇軾，再寫自己，首聯以生長於澗谷中的鬱鬱巨松譬喻蘇軾之人品與聲譽，宋·任淵釋說：

詩意謂東坡以大才而沉下僚，其蓋世之名，則不可掩也。⁴⁰

所言甚是，此時蘇軾雖受新黨政敵排擠，出守外州，無法在朝廷施展長才，然其聲名遠播四方，望重士林，儼然已是一代文宗，士人爭赴門下，如蘇門四學士之一的秦觀此時作〈別子瞻學士〉云：

人生意趣各有求，繫風捕影祇懷憂。我獨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蘇徐州。⁴¹

³⁷ 見《山谷詩集註》，冊上，頁8。

³⁸ 〈沁園村·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見《蘇軾詞編年校注》，冊上，頁134-135。

³⁹ 〈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其二，見《山谷詩集註》，冊上，頁8-9。

⁴⁰ 見《山谷詩集註》，冊上，頁8。

⁴¹ 〈別子瞻學士〉，見《淮海集箋注》，冊上，頁135。

秦觀自稱能認識蘇軾，投入蘇門，其榮寵遠勝被封萬戶侯，對蘇軾的敬仰之情溢於言表，黃庭堅本人亦是眾多仰慕者之一。黃庭堅謙稱自己才學淺陋，只是卑微的菟絲草，無法與巨松蘇軾比肩，然小草志向宏遠，不依附權貴，不依附凡木，不汲汲於功名富貴，只求攀附鬱鬱巨松，只求終生追隨氣性相近的蘇軾，進德修業，厚植根基。宋·任淵釋說：

「松」以屬東坡，「茯苓」以屬門下士之賢者，「菟絲」以自況。⁴²

黃庭堅此詩以出澗巨松喻指蘇軾確實無誤，然任淵硬將「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一聯切割，截然二分，釋為分喻蘇門之賢士與黃庭堅本人則未確！果如其說，下聯稱頌茯苓本性與藥用之句：「自性得久要，為人制頹齡。」將偏離詩意，只能用之於其他蘇門賢弟子，只能視之為應酬、稱頌之語，而無法投射、落實到黃庭堅上書獻詩的本意，無法彰顯黃庭堅自述心性、敬慕從學之心。因此，個人覺得「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這聯詩句是泛稱蘇軾為士人所仰慕，有不少追隨者，而黃庭堅本人亦是其中之一，此次慕名上書獻詩，就是希望能廁身其中，隨附驥尾。而「自性得久要，為人制頹齡」二句，尤其要與下聯「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合觀，才能掌握黃庭堅真正要表達的詩意。上聯黃庭堅自述心志如茯苓，永遠寄託於長松根部，茁壯自己，為世人養生治病，延年益壽，暗喻自己將永遠追隨、從學蘇軾，進德修業，成長自己，為國家、人民做出最大的貢獻，此心堅定恆久，不會變易。同樣的作意，下聯之「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黃庭堅乃謙稱自己如藥用植物小草，雖微不足道，然胸懷大志，希望終生追隨蘇軾，如同柔弱卑微的菟絲草，只因所託高遠，終能攀附出澗巨松直達樹梢，橫亙天空。黃庭堅這兩聯詩句藉物抒情，自述心志，附驥之意極顯明，上聯「自性得久要，為人制頹齡」緊承「下有千歲苓」，下聯「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呼應「上有百尺絲」，前呼後應，次序井然，故任淵之說不可信，解析「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絕對不能將其切割、分喻蘇門之賢士與黃庭堅本人。

黃庭堅作〈古詩二首上蘇子瞻〉，首次出手即擲地有聲，令蘇軾驚豔不已，謙稱愧不敢當，〈答黃魯直〉譽說：

⁴² 見《山谷詩集註》，冊上，頁8。

〈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⁴³

蘇、黃從此論交，故黃庭堅〈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具有特殊意義，無論其甥洪炎編次黃庭堅詩文集，或任淵編撰《山谷詩集註》，皆將〈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列於卷首，用以紀念蘇、黃二人之情誼。任淵《山谷詩集注》卷首〈目錄〉附〈年譜〉「元豐元年戊午·是歲山谷在北京·古詩二首上蘇子瞻」條下載：

建炎中，山谷之甥洪炎玉父編其舅文集，斷自退聽堂始，退聽以前蓋不復取。獨取〈古風〉二篇冠詩之首，且云：「以見魯直受知於蘇公，有所自也。」今從之。⁴⁴

後人對黃庭堅〈古詩二首上蘇子瞻〉亦給予很高的評價，如清·吳喬《圍爐詩話》譽說：

山谷古詩，若盡如〈上子瞻〉二篇，將以漢人待之，其他只是唐人之殘山剩水耳。留意鍛煉，與不留意直出不同也。⁴⁵

清·陳衍《宋詩精華錄》亦譽說：

兩首轉處皆心苦分明，餘則比體老法也。⁴⁶

黃庭堅〈古詩二首上蘇子瞻〉託物言志，傾述敬慕、追隨之心，情真意切，發自肺腑，自然流露，轉承妥貼，不專意出奇，不炫耀文辭，情文俱茂，故獲得詩家的稱美，吳喬甚至喻之為黃庭堅古詩壓卷之作，評價可謂至高。

⁴³ 〈答黃魯直五首〉之一，見《蘇軾文集》，冊4，頁1532。

⁴⁴ 宋·任淵《山谷詩集注》卷首目錄附〈年譜〉，見《山谷詩集註》，冊上，頁1。任淵〈古詩二首上蘇子瞻〉題註又云：「東坡〈報山谷書〉云：『〈古風〉二首，託物引類，得古詩人之風。』其推重如此，故置之篇首云。」冊上，頁7。

⁴⁵ 清·吳喬《圍爐詩話》，見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12月，初版），冊上，頁608。

⁴⁶ 見《宋詩精華錄》，頁261。

四、蘇軾覆信寄詩黃庭堅

蘇軾在徐州接獲黃庭堅書信後，因故耽擱許久才覆信寄詩黃庭堅，〈答黃魯直〉云：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疏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為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⁴⁷

蘇軾此信追憶先前兩次觀覽黃庭堅詩文的心得與感受，熙寧五年十一月於湖州孫覺處初見已歎賞不已，熙寧十年正月於齊州李常處再閱更肯定其性行，彼此雖未曾謀面，然觀其文而知其人，蘇軾對黃庭堅不受世俗羈絆的超拔品格極稱賞。沒想到烏臺詩案發生後，蘇軾此段稱譽黃庭堅的文字竟成為政敵指控的重要罪證，《東坡烏臺詩案·和黃庭堅古韻》載：

軾答書一封，除無譏諷外，云：「觀其文以求其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今之君子，謂近日朝廷進用之人，不能援進庭堅而用之也。⁴⁸

⁴⁷ 〈答黃魯直五首〉之一，見《蘇軾文集》，冊4，頁1531-1532。

⁴⁸ 見《東坡烏臺詩案·和黃庭堅古韻》，頁15-16。

細讀蘇軾此段文字，主要是在稱美黃庭堅的性行，並無譏刺新黨主政者之意，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斷章取義，洗垢索瘢，難以服人。末尾，蘇軾稱美黃庭堅〈古詩二首上蘇子瞻〉之藝術技巧，也讀出其託物引類、崇敬稱譽之意，謙稱自己愧不敢當。黃庭堅作〈上蘇子瞻書〉，以門下弟子自居，執禮甚恭；蘇軾覆信亦謙遜自處，絲毫不敢託大。兩人相知相惜之情表露無遺，蘇、黃師生之誼從此確立。蘇軾愛才，獎掖人才不遺餘力，以知人得人為樂；黃庭堅附驥，行益顯，名益彰。要注意的是，黃庭堅〈上蘇子瞻書〉作於元豐元年二月，然吾人從蘇軾〈答黃魯直〉「入夏以來」、「秋暑」之語，可知蘇軾得信不晚於春末，覆信則在初秋之時，中間竟耽擱了三個多月。蘇軾為此向黃庭堅致歉，其理由是家屬接連生病，無暇裁答；蘇軾說謊！其說不可信。據孔凡禮《三蘇年譜》，蘇軾元豐元年四月至六月間的重要詩文創作、生活紀事約略有：「夏初，梁交（仲通）自應天府回。攜孫頎（子思）致簡。」「九日，軾書鮮于侁（子駿）〈九誦〉後。此略後，和侁鄆州作〈新堂夜坐〉。」「十六日，軾跋楊文公（億）書後」、「戊辰（二十五日），塞曹村決口，名其埽曰靈平。軾有〈徐州賀河平表〉」、「軾賦〈浣溪沙〉，慶二麥豐收」、「文同（與可）以書與詩來，軾答以詩」、「杭僧元淨（辯才）復歸上天竺。蘇軾聞之，以詩戲問」、「五月四日，朝廷降詔獎諭蘇軾去歲修徐城捍水功。刻詔於石，為敕記。有謝表。朝廷亦有獎諭，有謝啓」、「辛巳（初八日），王克臣改知瀛州。軾有賀啓」、「秦觀入京應舉，過徐，首次見蘇軾，呈詩，軾次韻」、「蘇軾雨中過舒煥（堯文）教授，作詩」、「舒煥作詩寄李常（公擇），蘇軾次煥韻」、「軾撰王禹偁（元之）畫像贊，題於其碑陰，六月五日，寄禹稱之曾孫汾」、「軾與文同（與可）簡，詢同是否得浙郡。」⁴⁹以上不嫌辭費，就是要證明蘇軾此段時日活動頻繁，寫作不輟，創作力旺盛，兼具詩、詞、散文、尺牘各種文體，與人詩文酬唱往來不絕，唯獨不理會黃庭堅之上書獻詩，將其嘔心力作〈上蘇子瞻書〉及〈古詩二首上蘇子瞻〉置之案旁達三個月之久，並編撰謊言，欺騙黃庭堅。個人認為，蘇軾以家人接連生病作為遲遲未回覆黃庭堅的原因，只是一種藉口，只是一種託辭。不是蘇軾懶惰，不是蘇軾不喜歡黃庭堅，相反的，正因蘇軾太看重黃庭堅，黃庭堅太有才情，詩篇寫得太好，蘇軾面對「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之〈古詩二首上蘇子瞻〉，不敢輕易落筆，不肯草草和作，否則豈不要被黃庭堅看不起？因此延遲三個月，直至寫出〈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自覺滿意，才覆

⁴⁹ 參見《三蘇年譜》，冊2，頁1007-1018。

信寄詩。《東坡烏臺詩案·與王鞏作三槐堂記并真贊》載：

元豐二年八月九日，與王鞏寫次韻黃魯直詩，所有譏諷，在黃庭堅項內聲說。⁵⁰

據孔凡禮考證，文中「元豐二年」是「元豐元年」之誤，⁵¹其說可信。王鞏，字定國，自號清虛居士，宋真宗名相王旦之孫，從學於蘇軾，娶妻張方平次女，此時由京師回南京應天府探望張方平。⁵²蘇軾與王鞏的關係很密切，⁵³此次特地將自己所作〈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寄示，可見蘇軾對自己這兩首詩作應是很滿意，也間接顯示蘇軾覆信寄詩黃庭堅最遲絕對不會晚於元豐元年八月九日。

蘇軾的用心沒有白費，清·紀昀評〈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云：「二詩綽有古意。」⁵⁴蘇軾此二詩雖寫得質樸古雅，富饒古詩風格意趣，然其詩意卻不易明確掌握，亟待吾人深入分析。其一云：

嘉穀臥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大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般回廊。茲時不少假，俯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愠，悄悄徒自傷。⁵⁵

⁵⁰ 見《東坡烏臺詩案·與王鞏作三槐堂記并真贊》，頁 28。

⁵¹ 《三蘇年譜》「(元豐元年)八月九日，軾寫次韻黃庭堅〈古風〉詩寄王鞏」條下載：「《詩案》原謂『元豐二年』，『二』乃『元』之誤，以二年此時正追赴詔獄也。」冊 2，頁 1026。

⁵² 參謝佩芬撰，〈王鞏年譜〉(二之一)，見張高評主編，《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十一期(高雄：麗文文化出版公司，2006 年 6 月，初版 1 刷)，頁 353。

⁵³ 蘇軾與王鞏無論遠謫在外或入朝為官始終文字往來不斷，感情極佳，蘇軾極照顧王鞏，元祐元年九月曾舉薦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政敵卻藉攻擊王鞏來打擊蘇軾，其事遂不成。其後，蘇軾作〈辨舉王鞏劄子〉，力言王鞏之賢，並云：「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為學，何名『諂事』？」參見《蘇軾文集》，冊 3，頁 831。宋人早就注意蘇軾與王鞏之特殊情誼，如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王定國、趙德麟》亦載：「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煙窟裡五年，面如紅玉，尤為坡所敬服。」見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王定國、趙德麟》(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1 版 2 刷)，頁 122。

⁵⁴ 見清·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頁 356。

⁵⁵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其一，見《蘇軾詩集》，冊 3，頁 835-836。

蘇詩描述美好的稻穀倒臥於風雨之中，損害禾苗的野草大量被搬運到曬穀場上，進而盈滿於食前方丈，五穀美食卻顏色慘淡，毫無光澤，無人重視，景象淒涼，此乃譬喻朝廷施行新法，有才華的正人君子被排斥在外，不受到重用，而姦佞誤國之徒卻大量被擢用，新黨權貴充斥君側，佈滿朝廷，讒邪害公，浮雲翳日，氣燄逼人，如同五六月溽暑，蚊蟲滿天飛舞，到處叮人，令人厭惡。然天理昭彰，福善禍淫，不是不報，只是時間未到，一旦秋天到來，氣溫驟降，霜降葉枯，滿天飛舞到處叮人的蚊蟲都將凍僵墜地，銷聲匿跡。天地之間，吉凶休咎，禍福倚伏，更替無常，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鸞鳳伏竄，鴟鵂翱翔，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在所不免，然天道福善禍淫，厚德載福，只有正人君子才能通過磨難與考驗，獲得最後的美名與福澤。清·趙克宜《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評說：

此詩用意甚隱，大概謂世之所云美惡者，亦甚無定，而群小氣燄之張，亦有時而息也。⁵⁶

趙氏雖稱蘇軾詩意隱微，幽而不顯，然其釋說已掌握蘇詩前半詩旨。前述黃庭堅作〈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其二，以攀附鬱鬱巨松的菟絲草自我譬喻追隨蘇軾之意，蘇軾答詩卻以千年一開花、千年一結實的西王母蟠桃譬喻黃庭堅大器晚成，慰勉他雖不受重用於今日，只要持續進德修業，必大用於未來。黃庭堅作〈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其一，以欺霜傲雪、孤芳自賞、有華有實的江梅稱美有才學有學的蘇軾，以凡俗的桃李喻指新黨政敵，蘇軾雖遭新黨政敵忌妒排擠，誣告構陷，卻仍受宋神宗知遇保全，蘇軾詩尾即針對黃庭堅此一譬喻加以回應。蘇軾謙稱自己無才無學，不是有花有實的江梅，而是無用全身的路旁苦李，無能力於廟堂之上調和鼎鼐，不受朝廷重用亦理之固然。而無用「苦李」與千歲「蟠桃」相對，更反襯出蘇軾對黃庭堅的賞識與期許。對黃庭堅來說，蘇軾以無用「苦李」自比，或許只是一種謙辭；但對當時的政局來說，蘇軾以無用全身的路旁苦李自比卻是反話，蘇軾作詩當時的本心在結尾兩句表露無遺：「紛紛不足愠，悄悄徒自傷。」新法推行日久，治絲而棼，國事如麻，身與世違，蘇軾一直被朝中新黨權貴視為眼中釘。《詩經·邶風·柏舟》：「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詩序〉：「〈柏舟〉，言仁而不遇

⁵⁶ 見清·趙克宜撰，《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台北：新興書局，1967年9月，新1版），冊3，頁1481。

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漢·鄭玄箋云：「群小，眾小人在君側者。」⁵⁷蘇軾詩尾化用《詩經·邶風·柏舟》詩義與成句，表達了對國政的憂心，對新黨權貴把持朝政、排斥正人君子的不滿。《東坡烏臺詩案·和黃庭堅古韻》載：

及依韻答和古風云：「嘉穀臥風雨，莠莠登我場。陳前謾方丈，玉食慘無光。」以譏今之小人勝君子，如莠莠之奪嘉穀也。又云：「大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隱回廊。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看蟠桃，千歲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惜，悄悄徒自傷。」意言君子小人，進退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月息。比庭堅於蟠桃，進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又《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皆小人也。⁵⁸

蘇軾此詩譏刺新黨權貴之意極顯明，在烏臺詩案中自然難逃政敵的攻擊，黃庭堅亦遭池魚之殃，被罰金，並謫知吉州太和縣，不過他卻無怨無悔，不改對蘇軾的敬愛。⁵⁹黃庭堅於〈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其二末尾云：「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黃庭堅安慰蘇軾，雖不受朝廷重用，但只要保有美好的性行，又有何妨？黃庭堅本意是要寬慰蘇軾，用心良善，貼心可喜，切合其晚輩寬慰長輩的身份；蘇軾答詩卻未接受其善意寬慰，反而直抒憂國傷時之心與被排擠在外的感傷之情，蘇、黃各抒己懷，卻完全切合彼此身份、情境與遭遇。

蘇軾〈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其二云：

空山學仙子，妄意笙簫聲。千金得奇藥，開視皆稀苓。不知市中人，自有安期生。今君已度世，坐閱霜中蒂。摩挲古銅人，歲月不可計。閨風安在哉，要君相指似。⁶⁰

⁵⁷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疏，唐·陸德明音義，《毛詩正義·邶風·柏舟》，見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台北：大化書局，1989年10月，4版），冊2，頁624-625。

⁵⁸ 見《東坡烏臺詩案·和黃庭堅古韻》，頁15-16。

⁵⁹ 〈豫章先生傳〉載：「會蘇公以詩抵罪，公亦罰金，直委知吉州太和縣，改授宣德郎。」見《黃庭堅全集·附錄一·傳記》，冊4，頁2360。

⁶⁰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其二，見《蘇軾詩集》，冊3，頁836-837。

蘇詩前半描述淺薄之士在寂靜空曠的山嶺中學習仙道，沽名釣譽，妄想學成吹笙弄簫乘龍騎鳳白日飛昇的仙術。朝廷花費千金購得海中三仙山的不死奇藥，沒想到一打開來看，都只是低賤平凡的豬苓，徒然勞民傷財。不知道市井中就藏有像安期生那樣的人物，徒然捨近求遠，不識人才，未予重用。於此，蘇軾以安期生稱美黃庭堅懷瑾握瑜，超軼絕塵，更譏刺朝廷識人不清，用人不明。清·紀昀評首四句云：「此四句言誤用小人。」評五、六句云：「此指山谷。」⁶¹所言甚是！王安石推行新法，老成持重之臣不肯附會，王安石只好破格起用一些資歷較淺的新人來幫助他推動新法，蘇軾對此極不滿，常加以譏刺，如〈再上皇帝書〉云：

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⁶²

〈湖州謝上表〉云：

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⁶³

〈剛說〉云：

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⁶⁴

對於這些「新進」、「新進小生」、「新進少年」，蘇軾既鄙夷，又不滿，常加以譏刺，可與本詩參看，發明詩意。蘇軾既以仙人安期生喻指黃庭堅，詩之後幅遂據此加以發揮，進一步稱美黃庭堅宛如修道有得、卓然特立於塵世之外的仙人，飽經歲月，花開花落，看盡人世間的浮沉，看盡寒霜侵凌、蒂落花飛的蕭瑟氣象，對世俗的榮華富貴早已不縈於懷。末尾，蘇軾甚至不恥下問，希望黃庭堅為自己指說閩風仙山之所在，以此稱美黃庭堅天資過人，修道有得，遠在自己之上，希望能獲得其點撥指導。黃庭堅生性不慕名利，泥塗軒冕，故蘇軾於此特別著墨，無中

⁶¹ 見清·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頁356。

⁶² 〈再上皇帝書〉，見《蘇軾文集》，冊2，頁749-750。

⁶³ 〈湖州謝上表〉，見《蘇軾文集》，冊2，頁654。

⁶⁴ 〈剛說〉，見《蘇軾文集》，冊1，頁338。

生有，憑空想像，生發仙思，化出仙道，藉以稱美黃庭堅輕舉絕俗、翛然塵外之性行。以上的詮釋只是個人的淺見，陳師伯元《東坡詩選析》對此有完全不同的解說：

仙境何在？要爾指明之。閨風仙境以喻朝廷。末四句蓋以答山谷來詩「人言可醫國，何用太早計」者。詩謂我已閱世久矣，而終不為朝廷所用，所謂可醫國者何在乎？仙境何在？要爾一一為我指明之也。⁶⁵

伯元師研究蘇軾多年，體大思精，博觀約取，厚積薄發，其說或許可供吾人再深入思辨探討。

五、結語

經由以上的分析，可知蘇、黃之訂交，著力最深、最受後人注意的關鍵詩文是〈古詩二首上蘇子瞻〉與〈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蘇、黃於此各自馳騁才力，不欲對方小覷，成果亦斐然可觀，贏得詩家的稱賞。若要較論四詩之優劣長短，個人以為蘇詩首篇之藝術技巧與思想意涵頗有可觀，然次篇詩義空泛，整體成就稍遜於首篇，讓人有虎頭蛇尾、始盛終衰之感，不若黃庭堅〈古詩二首上蘇子瞻〉之引物連類，託物言志，詩義古雅，情意懇切，二詩首尾一貫，氣力不衰，專為蘇軾而作，不能移易於他人，令蘇軾稱美不已。蘇、黃首次唱和，黃庭堅略勝一籌，蘇門四學士之中，黃庭堅之所以異軍突起，蘇軾之所以最看重黃庭堅，其來有自。黃庭堅追求明師，敬慕蘇軾，以上書、獻詩的方式主動投入門下，進德修業，成就自我，附驥尾而行益顯、名益彰，文藝成就與影響力可與蘇軾並驅；蘇軾與黃庭堅雖緣慳一面，然透過孫覺、李常的引介與詩文的閱讀，油然而發愛才惜才之心，力加稱揚，垂青嘯植不遺餘力，使黃庭堅揚名天下，成就「蘇、黃」的美名。蘇、黃之訂交，不僅留下不朽的詩文，更為後世師生相處之道留下典範與佳話。

（本文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蘇軾與黃庭堅之交遊及相關詩文、史事考論》部份成果，計畫編號：NSC 95-2411-H-110-008，謹此誌謝）

⁶⁵ 見陳師伯元撰，《東坡詩選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3月，1版1刷），頁376。

引用文獻

(依引用順序排列)

- 《孔凡禮古典文學論集》，孔凡禮撰，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1月，1版1刷。
- 《嵩山文集》，宋·晁說之撰，《全宋文》本(冊130)，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8月，1版1刷。
- 《邵氏聞見後錄》，宋·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
- 《黃庭堅全集》，宋·黃庭堅撰，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1版1刷。
- 《東都事略》，宋·王稱撰，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年2月，未載版次。
- 《蘇軾詩集》，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1版2刷。
- 《宋史》，元·脫脫等撰，台北：鼎文書局，1983年11月，3版。
- 《蘇文忠公詩集》，清·紀昀評點，台北：宏業書局，1969年6月，未載版次。
- 《後漢書》，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台北：鼎文書局，2001年9月，6版。
- 《蘇軾文集》，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4月，1版2刷。
- 《張耒集》，宋·張耒撰，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7月，1版1刷。
- 《冷齋夜話》，宋·釋惠洪撰，《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冊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
- 《淮海集箋注》，宋·秦觀撰，徐培均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1版1刷。
- 《晁補之詩》，宋·晁補之撰，《全宋詩》本(冊1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6月，1版1刷。
- 《東坡烏臺詩案》，宋·朋九萬編錄，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12月，初版。
- 《黃山谷年譜》，宋·黃芘撰，台北：學海出版社，1979年10月，初版。
- 《黃庭堅年譜新編》，黃永曉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12月，1

- 版1刷。
- 《蘇軾年譜》，孔凡禮撰，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2月，1版2刷。
- 《三蘇年譜》，孔凡禮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1版1刷。
- 《山谷詩集註》，宋·黃庭堅撰，任淵、史容、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1版1刷。
- 《宋詩精華錄》，清·陳衍評點，曹中孚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3月，1版1刷。
- 〈王安石誣陷蘇軾運售私鹽始末考——兼論蘇軾與程之才之恩怨情仇〉，劉昭明、黃嘉伶撰，《文與哲》，第7期，2005年12月。
- 《蘇軾詞編年校注》，宋·蘇軾撰，鄒同慶、王中堂編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9月，1版1刷。
- 《圍爐詩話》，清·吳喬撰，《清詩話續編》本（冊上），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12月，初版。
- 〈王鞏年譜〉（二之一），謝佩芬撰，《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十一期，高雄：麗文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6月，初版1刷。
- 《鶴林玉露》，宋·羅大經撰，王瑞來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
- 《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清·趙克宜撰，台北：新興書局，1967年9月，新1版。
- 《毛詩正義》，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疏，唐·陸德明音義，《十三經注疏》本（冊2），台北：大化書局，1989年10月，4版。
- 《東坡詩選析》，陳師伯元撰，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3月，1版1刷。

The Engagement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Su Shih and Huang T'ing-chien

Liu, Chao-ming* Huang, Tzu-Hsin**

[Abstract]

The number of Su Shih's friends in his lifetime was about one thousand and three hundred. Yet, the friendship between Su Shih and Huang T'ing-chien was very important in terms of literary history of Sung dynasty. Among the four scholars of the Su school, Huang was the most exceptional one in moral and literary achievements. Therefore, Huang was the head of the so-called four scholars and earne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of Su Shih. Su and Huang are juxtapos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tries to study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its related poems, essays, and historical events, because these materials record the beginning of their important and everlasting friendship.

Keywords: Su Shih, Huang T'ing-chien

* Professor, National Sun-yat-sen University, Dept. of Chinese, First Author.

** Lecture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Cheng-Shiu University, Second Author.